

Sous le Soleil de Satan

在撒旦的阳光下

WINSHARES
Foreign Classics

外国文学名著文库



[法] 乔治·贝尔纳诺斯 著

李玉民 译

华夏出版社

Foreign Classics

外国文学名著文库

Sous le Soleil de Satan

Georges Bernanos

在撒旦的阳光下

[法] 乔治·贝尔纳诺斯 著

李玉民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撒旦的阳光下 / (法) 贝尔纳诺斯 (Bernanos, G.)
著, 李玉民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7. 9
(外国文学名著文库)
ISBN 978-7-5080-4332-6

I. 在… II. ①贝… ②李…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6323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 bookstore.com>

装帧设计 陆智昌

策划统筹 楚尘文化

在撒旦的阳光下

作 者 [法] 乔治·贝尔纳诺斯

译 者 李玉民

责任编辑 郭 宇

特约编辑 赵志明 王其进

美术编辑 陈 辉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 100028)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965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235千字

版 次 2007年10月第1版 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0-4332-6

定 价 14.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给我们展示了一个陌生的精神世界的书

柳鸣九

这部小说曾于1970年在法国由皮埃尔·加尔狄拉尔改编成电视剧搬上荧屏，这也许能说明一点问题，并构成我们对它进行分析说明的一个出发点。

在当今影视事业空前发达的时代里，改编成电影或电视的文学作品，既有纯文学性的名著，也有非纯文学性的、娱乐性或消遣性的通俗文学，我们这里只在纯文学性的名著范围里进行讨论。正如我们所见到的，虽然并非所有一切不仅具有内在的价值、而且还具有生动有趣、引人入胜等外向型特点的文学名著，都能被改编为电影或电视，但得以被搬上银幕或荧屏的文学名著，却几乎都具有某些外向型的特点：故事性强、描写生动、场景独特、有戏剧性、能激起人们的想象与回味，等等。根据这种常情，当你读完眼前的这部小说后，你也许会产生一个问题：这样一部小说怎么可以改编成电视？

当你产生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注意力与着眼点是放在这部小说某些不生动的场景上、放在人物的某些抽象的对话与某些神学气味十足的精神活动上、放在某些被蒙上了一层宗教的纱幕因而令人难以窥其真相的事件上。总之，所有这一切会使你感到，这部作品不充分具备某些外向型特点，不足以改编成有吸引力的电视剧。

当然，编导选中这部作品不无原因，如果说它有些章节没有什么戏剧性、没有这种或那种吸引人的因素的话，但它的故事框架，它所表现的那么一件事，却具有十足的戏剧性，具有足以引起人们的兴趣甚至好奇心的内容与成分。

乡村姑娘穆谢特，青春的精力无处宣泄，为了追求浪漫的经历，反抗单调的日常生活，她委身于当地的一个乡绅卡迪尼昂侯爵，成为了他的情妇并怀了身孕。她本想与卡迪尼昂私奔，不仅遭到拒绝，而且眼见自己就要被抛弃，愤怒之下，她用猎枪打死了这个厚颜无耻、卑劣自私的破落贵族。而后，她又与当地另一个老爷、专区议员、好色的医生卡莱私通，求卡莱给她施行人工流产，又遭拒绝。在歇斯底里地大发作后，她生下了一个死婴，成为了闻名的荡妇。当地的本堂副神父、年轻的多尼桑教士，信仰虔诚，品性忠厚，德行高洁，在教区深得民心。一个神秘的黑夜里，他在荒野与穆谢特偶然相遇，有了一段奇特的经历，他洞悉了穆谢特的

罪过，认定她为撒旦所掌握，终于使她忏悔了自己的罪孽。这个已经被撒旦剥夺了一切、包括自己罪恶的女人，最后只有以自杀结束自己的一生。临终前，多尼桑把她背到了教堂。此事引起了轩然大波，多尼桑神父被迫进了精神病院。出院后，他被派到偏远的地区任一小差事，他继续致力于与撒旦的斗争。他没有成功，他被人世间的深重的罪恶耗尽了自己的精力，最后死在自己的职守中。

这样一个故事框架无疑是很容易被影视编导格外看重的，独特的乡村生活、不寻常的事件、包法利夫人式的追求，性、私通、情杀，神秘的邂逅相遇、善与恶的斗争、修行者的坚毅与软弱、殉道者的奋斗与悲剧……所有这些内容与基因都可以用影视的手段加以渲染、放大、绘声绘色，足以生产出一部既吸引人、使人感到“有看头”又引人深思的佳作……

是的，你会承认这部作品的故事题材的确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但是，当你在读这本小说的时候，你却又的确确有枯燥之感。你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这样一个“有看头”的故事被写得如此没有吸引力，被写成了这样一本需要有耐性才看得下去的书。如果这本书真是失败之作，那你可以把它丢下了事，不再一顾，而这部书却偏偏是法国现代大作家贝尔纳诺斯的一举成名之作，它已经作为一部名著进入了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经典文库。闻名于世的“七星丛书”就选入了此作……这的确是一个矛盾，作品与阅读的矛盾，这个矛盾颇值得加以分析。

首先，应该承认你的感受是事出有因的。这部作品某些章节的确使人感到枯燥，读起来需要有耐心。而造成读者这种感受的原因不外是这么几个：一是有些章节无故事情节与生活场景可言，而是充满了书中几个教会人物莫努-斯格雷神父、德芒日神父、吕扎尔纳本堂神父、多尼桑神父等人之间关于宗教事务、宗教哲理的对话，而且这些对话既不是以作者的语言加以复述，也没有由作者加以注释，而是完全用教会人士特定的宗教语言与表述方式进行的；二是有些章节亦无心理描写与心理分析可言，而是充满了教会人物头脑中那种玄学式的思考；三是有些章节在对事件与对人物进行分析与评述的时候，经常不是用我们所熟悉的世俗的语言与概念，而往往也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分析，同样也带有浓厚的宗教玄理色彩。有了这些情况，要使读者兴趣盎然就很不容易了。而且还应该指出，这些情况所占的篇幅还不少。除了“序幕”以外，不论在第一部还是在第二部，也就是说有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上述那些情况。

根据这些情况，你也许会认定作者显然缺乏形象思维与形象描绘的能力，显然不善于利用这样一个吸引人的故事框架，在一个个生动充实

的现实空间里，扮演一段段、一节节富于变化的生活进程，不善于以叙述的艺术引人入胜。看来作者是一个缺乏小说家重要的禀赋与技艺的人，一个喜欢在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唠叨中使人厌烦的人。然而，你在真正要作出这种结论的时候，你又会感到有些犹疑。你会想起你在读这本小说的“序幕”时的感受，这种感受会制止你对作者作出上述的判决，甚至会使你得出相反的结论。因为占全书将近三分之一篇幅的“序幕”，与后两部分恰成鲜明的对照。它是对世俗生活生动而真实的描绘，它是对人物内心深刻的剖析与揭示。它完全是巴尔扎克式的小说，是伦勃朗式的图景，它充分地显示了作者的小说家描写与叙述的才能，不仅仅是小说家的才能，而且还有戏剧家的才能！

“序幕”里集中了穆谢特的故事与经历：她的包法利夫人式的追求、她的失足沉沦、凶杀、堕胎，等等，也集中了所有的矛盾：穆谢特与两个情夫的矛盾、她与自己家庭的矛盾以及她的家庭与败坏者的矛盾，等等；另外，乡村环境的丑陋、人与人关系的粗俗、人心的卑劣、情欲的狰狞等这些现实内容，也都在这一部分里得到展示。而所有这些又都是通过穆谢特家庭中一两个场景、她父亲与侯爵吵架的场景、特别是通过穆谢特与两个情夫打交道的场景表现出来的。我们知道，在场景的构成中，对场面景况的描绘、对人物在场面中状态的叙述以及对时空两方面的有关背景的交代，固然都是重要的成分，但场景中人物的对话无疑更为重要，它能带动其他成分形成一个活跃的整体，它能给予场面以生气或灵魂。贝尔纳诺斯在“序幕”里证明了自己是写对话的能手。他非常善于写世俗生活中充满了生活气息的对话，他利用对话既把过去的故事背景巧妙地透露出来，又自然地推动着目前事态的进展，而且，他还通过对话把人物之间绷紧的张力与对话双方内心深处的活动、意图揭示无余。对话写得如此成功，其中竟浓缩着如此多的事件内容与心理内容，充满了如此丰富的戏剧性，简直可以说是戏剧语言了。因此，“序幕”中一个个场景以其紧凑集中而言，也就像是戏剧中一场场扣人心弦的戏。这就是贝尔纳诺斯小说家艺术才能之一显示，是他形象描绘能力之一明证，是他的《在撒旦的阳光下》作为文学名著之一标记。

那么为什么到了第一部、第二部里，情况就截然不同，几乎完全消失了人们所谓的“吸引力”、“可读性”呢？根本原因就在于作者在这两部分所描述的内容以及他对这些内容所采取的独特的描述角度。

小说的第一部与第二部都是以多尼桑神父为中心。从情节来说，是叙述穆谢特事件在教会中给他带来的影响与后果；从生活内容来说，是在教会的“政治”中多尼桑神父境况的变迁；从人物的发展变化与精神状况来说，则是多尼桑神父对待善与恶、上帝与撒旦的态度以及他的矛盾

斗争。总而言之，作者描述的内容都没有离开宗教问题、宗教事务与宗教人物，而这两部分又占有了整个作品的大部分篇幅。既然全书的重点如此，可见作者是在致力于一种宗教文学，写一本宗教题材的书，一部宗教小说。他所描述的这种内容，其吸引力与可读性的程度显然要比《三剑客》、《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来得低。因此，当他在这部小说里由穆谢特的桃色故事转向多尼桑神父充满了灵性的经历的时候，当他的笔锋一转的时候，企图在小说中找有趣的故事情节的读者，肯定会兴味大减。

更为关键的原因还不在于描述内容变化，而在于作者对这一内容所采取的独特的描述角度。为了说明问题，不妨举两个例子。

其一，多尼桑神父一个黑夜里在野外的经历，如果作者采取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描述克洛德·弗罗洛神父那样的角度来加以描述，那肯定是另一番光景，另一番趣味。雨果对弗罗洛描述的角度是旁观的、自外而内的，他站在弗罗洛的旁边，向读者介绍与描述这个人物的所有一切，从历史到现状、从行为到内心，就像讲解员站在展览品的旁边进行讲解一样。他对这个人物而言，无异于上帝对于造物，他了解、洞悉这个人物的一切以及与这个人物有关的一切。而在眼前这部小说里，贝尔纳诺斯却不充当多尼桑的全能讲解者的角色。他并不想把多尼桑神父在这黑夜里的经历都说明得一清二楚，都解释得明明白白。他虽然没有采取人物自我叙述的角度，虽然保持着一种形式上旁观的叙述角度，但他并不作为旁观的造物主全视野地把人物的一切都描述出来，而只是从人物主观感受的窗口、从这样一个特定的带有极大限定性的角度来加以描述，而且这些感受又是来自一个充满了宗教感情、头脑里满是宗教神秘主义成分的青年教士。因此，这一夜的经历被描绘得缺乏客观的、实在的明确性，它像噩梦一样，朦胧不清，扑朔迷离，充满了神秘主义的气氛与色彩，使人难以辨识其中的真相，更谈不上具体的细节了。读者只能通过模糊不清的事实的幻影、那些奇特的带有象征意味的对话与动作，隐约地感到那是一段奇特的经历。多尼桑所遇到的很可能不是一个男人而是一个女人，这女人看来也许就是穆谢特。而在这奇特的黑夜里，年轻的神父与这个神秘的人物之间有了一种不寻常的关系。这样一个故事情节，如果作者从使人爱读的目的出发，采取旁观的、全视野的描述角度，本来可以把它写成浪漫情调十足、使人感到“可读性强”的一章，而今在贝尔纳诺斯的笔下却需要读者在阅读中仔细加以辨析，原因就在于他没有采取通俗小说中常有的那种描述角度。

其二，穆谢特事件后，教会对多尼桑神父的处置。自杀的穆谢特临终前要求把她抬到教堂去咽气，多尼桑不顾其父母的反对，竟亲自背着她去了教堂。此事在地方上与教会中都引起哗然。在教会看来，此举极为有

失体统，不啻是一大丑闻。为了保全教会的面子，教会当权者宣称多尼桑神父有精神病，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要把一个精神正常的人送进这种病院，教会当然得设法取得诊断医生的合作。这个小小的阴谋如果作者采取巴尔扎克在《杜尔的本堂神父》中的描述角度与方法去加以描叙，他完全可能写成深刻揭示教会事务的戏剧性的篇章。巴尔扎克在他那部小说里以客观的全视野的描述方法，把教会人物围绕着现实利益，甚至是鸡零狗碎的小利，所展开的钩心斗角表现得十分戏剧性，使读者并不因为其题材的平淡而失去阅读的兴味。但是，在贝尔纳诺斯的这部小说里，虽然多尼桑案件的每一个环节几乎都是戏剧性的，然而，贝尔纳诺斯却把这一切都压缩在主教给议事司铎的一封信里，让所有这一切通过一个教会人物的立场、眼光与语言来加以概述，而这样一个教会人物的看法显然有很大的限定性。贝尔纳诺斯采取这种描述角度，当然不可能像巴尔扎克在《杜尔的本堂神父》中那样，把事件表现得充分、透彻而淋漓尽致以使读者感到满足。

叙事者与故事的关系、叙事者的角度，是历来小说家都十分用心的问题。一个作家采取某种描述角度即使不是合理的，对他来说，也是有意的、自觉的、事出有因的。当贝尔纳诺斯十分自觉地丢舍了叙事的情趣，致力于把小说写得“不吸引人”的时候，他是为了什么？看来，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从一个新的角度、一个接近宗教界与宗教人物的角度，来展示这个领域与这一类人物。

因为宗教与教会的统治曾给人类带来了黑暗的中世纪，也因为宗教与教会在历史上是与那已经被否定的封建主义紧密相连的，所以，在近代文学中，宗教与教会人物总处于一种被揭露被批判的地位。当作家带着否定的倾向，以一种冷眼旁观的角度来对待与描述他的教会人物时，他作品中的这类人物不是可笑就是可憎。然而，作为一个相当庞大的社会组织，教会所拥有的人数众多的神职人员难道不是可笑就是可憎？须知，低级的教士往往出自社会的下层，何况，神职人员、教士也都是具体的人，只不过是特定的观念体系支配下控制下的人而已。特别是随着教会在资本主义关系确立以后的社会里所具有的地位与作用的变化，文学描绘中的漫画化倾向就开始更成为问题。当然，文学中也有正面的神职人员，如像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的下福汝主教，但这样的人物头上又有着一种特异的光圈，完全是作者理想化的结果。贝尔纳诺斯是在教会学校完成他的中等教育的，他受到宗教的熏陶自不待言。而且，在这期间，他结识了修道院院长拉格朗热。他的成名作《在撒旦的阳光下》中的多尼桑神父就是以拉格朗热为原型塑造的。他所受的教育与他的交往经验既给他提供了写作的题材与灵感，也造成了他要尽可能就近地、贴

切地描述这种人物的自觉意图，使他选取了这部小说中这样一种描述角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着意于描述他们平淡无味的生活，他们如何交谈，他们用什么特定的语言方式，他们如何进行思维以及他们对事物有什么样的感受，等等。即使是对客观现实生活中不平常的事件，他也是从他们的角度、他们的眼光、他们的感受去加以描述的。虽然他在小说中并没有以“我”的形式让教会人物自述，“现身说法”，但他所选取的描述角度无疑是最贴近人物的，如果不说是已经合而为一了的话。

特别与这部小说的描述角度、描述方法有关的，是作者以多尼桑神父为作品的中心，而多尼桑又是一个忠于上帝、忠于信仰、忠于职守的教士。世界上任何一种思想体系、主义学说，都有自己忠实的、积极的、抱着绝对的主观真诚、具备忘我献身精神的信奉者与追随者，也就是说，自己的“圣徒”。在这部小说里，多尼桑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圣徒。对于圣徒式的人物，以常人的标准往往难以理解，特别是对于这样一个与我们的文化传统相距很远的思想体系的“圣徒”更是如此。例如：他说话用的全是宗教语言，他思考用的全是宗教概念，他的感受总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他不仅把真正属于人间罪恶范畴的东西，而且也把一切与教义不符的东西、一切与自然和人性有关的东西，都视为来自撒旦。他几乎与一切世俗的观念、世俗的希求决裂，等等。这岂不是一种抽象精神的化身？岂不是一个概念化的人物形象？一种主观臆造的产物？然而，如果考虑到任何主义都有自己绝对忠诚的成员，那么在天主教思想体系中出现多尼桑这样的圣徒也就不足为怪了，多尼桑那种圣徒的语言也就是可以理解了。多尼桑这个圣徒形象正揭示了一种主义学说，特别是一种曾经与政治统治权结合在一起的主义学说，对于人心人脑的控制与支配可以深入到什么程度。正是为了真实地表现出一个圣徒，贝尔纳诺斯才在自己的小说里着力写圣徒的语言、圣徒的思考方式与感受方式，这也就决定了他在小说里的描述角度与作品的风貌。

如果多尼桑神父这个形象只具有这一面，那他终究是一个苍白的、没有血肉的形象，一个贝雅特丽齐式的理想化身，一个顶着光圈的半人半神。但是，多尼桑具有另一面，他身上存在着灵与肉、上帝与撒旦、教义与人性、教规与人情的激烈斗争。为了压制自己身上、自己内心里的后一个方面，他竟穿上了那样可怕的苦行衣，还把自己的肉体鞭打得伤痕累累。他那身苦行衣、他身上那些可怕的伤痕、他在荒野黑夜里所感到的“眩晕”、“痛苦”、“迷乱”、“幻觉”，都说明了他身上两种倾向、两种成分、两种“人格”斗争的激烈程度。直到他的晚年，这种斗争也没有结束，以致他整个一生都不断施用“惩罚自己的酷刑”，用“严重损害了身体”的方法“折磨自己”。他这样忠于上帝、忠于教义而扼杀自己身上

一切世俗成分、自然成分的精神搏斗，的确是惊心动魄的。然而，他终于认识到这种努力是徒劳的，撒旦无处不在，难以清除，也难以从自身中根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一个悲剧形象。他的悲剧是深刻的，因为正如作者的书名所指出的，他是在“撒旦的阳光下”。《在撒旦的阳光下》，多么深刻的题名！这里没有上帝的阳光，只有撒旦的阳光普照。因为这个世界是人的世界，人性的世界，而不是上帝的世界，抽象教义的世界。要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实现上帝的完全胜利、抽象教义的绝对统治，那是违反自然，难以达到目的的。

最后，让我们回到读书趣味的问题上来。这里不妨把读书趣味区分为两种：一种是追求生动有趣的情节故事，甚至追求消遣娱乐的读书趣味；另一种则是求知，追求思考与研究乐趣的读书趣味。当我们怀着前一种趣味来读《在撒旦的阳光下》时，我们会感到某些失望与不耐烦，因为贝尔纳诺斯的确丢舍了一些叙事的情趣；但当我们怀着后一种兴趣来读这部作品时，我们则会深感有所获、有所悟。因为贝尔纳诺斯在作品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我们深感陌生的精神世界与一种相当特殊的人物，使我们看到他们如何言行、如何对待事物、如何经受自己灵魂中的骚动与困扰。不可否认，这是一本难写的书（比编写一个通俗小说故事要难上百倍），一本难译的书，因而也是一本难读的小说，然而它又是一本向我们阐明了一个思想体系的书，一本足以引起研究的兴趣与思索的具有启示意义的书。

主要人物表

穆谢特——本名热尔曼娜·马洛蒂，是一个乡下姑娘，先后与卡迪尼昂、卡莱私通。

多尼桑神父——康帕涅本堂神父的助手，人称“兰布尔的圣徒”。

莫努·斯格雷神父——康帕涅本堂神父。

安托万·马洛蒂——穆谢特之父，啤酒酿造商。

卡迪尼昂侯爵——破落乡绅，被穆谢特用猎枪打死。

卡莱——当地议员，医生。

目 录

给我们展示了一个陌生的精神世界的书 / 1

主要人物表

序幕 穆谢特的故事 / 3

第一部 绝望的诱惑 / 47

第二部 兰布尔的圣徒 / 127

名家评论 / 183

乔治·贝尔纳诺斯生平和创作年表 / 185

献给

罗贝尔·瓦尔里-拉多——
第一位阅读并喜爱此书的人

乔·贝

序幕 穆谢特的故事

一

这正是佩-捷·图莱所喜爱的黄昏时刻。天际渐渐模糊，似水般寂静，只见西边一大块象牙色云，从天至地，暮色苍茫，无限孤独已经凝冻……这正是诗人在心中提炼生活的时刻，以便摄取熏香而浸毒的隐秘精华。

芸芸众生，无数条臂膀，无数张口，已经在昏暗中蠕动；林阴大道已经延展，灯火辉映……而他，双肘倚着大理石书案，凝望着如百合的夜色冉冉上升。

这正是热尔曼娜·马洛蒂的故事开场的时刻。她家在阿图瓦省特尔南克镇。马洛蒂家族在布洛奈世代开磨坊和面粉厂，他们全是一个模子出来的人，收活时一袋小麦秤足斤两，纵然如此生意依然兴隆，一个个非常活泛。热尔曼娜的父亲是头一个来康帕涅落户的。他在当地结了婚，丢掉小麦，经营起大麦，从事政治和啤酒生产。可是两桩买卖都相当糟糕。打那以后，多夫尔和马基斯的面粉厂主都把他视为危险的疯子，说他败坏了无求于人、公平赢利的生意人的荣誉，多年之后，非得变成穷光蛋不可。“我们家世代都是自由主义者。”他们这样讲，以表白他们始终是无可指责的商人。因为高唱反抗的空头理论家^①虽受到时间的鞭辟入里的嘲弄，他却完全扎根于安分守己的百姓之中。民政局的花名册里列满了布朗基精神的徒子徒孙，而圣器室里却挤满了拉姆奈^②的继承人。

康帕涅村有两位老爷。一位名叫卡莱，是专区议员。他行医，啃了不少拉斯帕依^③的著作。他大运亨通，身居显位，却依然忧郁地凝望失去的资产者生活的天堂。他从那昏暗的小镇，凝望自家那间四壁装饰绿纹布的客厅，想当年他的空虚就是在那里膨胀。他诚心诚意地以为自己危及社会秩序与繁荣，不免叹惋。于是每逢例会，他不是缄口就是缺席，希望

① 指法国社会主义理论家路易·奥古斯丁·布朗基（1805—1881）。

② 拉姆奈（1782—1854）：法国思想家、作家。

③ 弗朗索瓦·拉斯帕依（1794—1878）：法国化学家、政治家。

从而延长这些宝物的弥留时间。

“别人对我不公道，哼！我也有良心哪！”有一天，这个幽灵慨叹道，那坦率的口气好不凄惨。

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德·卡迪尼昂侯爵过着没有王国的国王生活。他定期看《高卢报》的社会新闻专栏和《两世界》杂志的政治专栏，通晓天下大事，壮心不已，要在法国恢复失传的放隼捕猎体育。可惜得很，以高价从挪威买来的优种隼实在成问题，竟然洗劫了他的食品橱。他大失所望，干脆扭断所有这些条顿骑士^①的脖子。然后降低目标，训练雄雀鹰捕捉玄雀和喜鹊。这期间，他还追姑娘。至少有人这样讲，人都轻口薄舌，难免要讲坏话，说三道四。须知那位老兄拈花惹草，跟狼猎物一样，总是一声不响。

二

马洛蒂夫妇生了一个女儿。父亲忠于共和思想，想给女儿取名叫卢克雷蒂娅^②。小学教师却好心出错，把那位守身如玉的夫人当成了格拉古兄弟的母亲，就此议论一番。提示说在他之前，维克托·雨果就颂扬过这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户籍册上已经注上了这个光荣的名字。可惜本堂神父顾虑重重，说是要等待红衣主教的谕旨。结果暴性子的啤酒厂主勉强接受女儿取热尔曼娜的教名。

“要是个小子，我绝不让步。”他扬言，“不过，一个丫头嘛……”

丫头长到了十六岁。

一天晚饭时分，热尔曼娜拎着一桶鲜牛奶进屋，离门槛两步远猛地停下，双腿弯曲，脸失去血色。

“天哪！丫头要晕倒！”马洛蒂嚷了一声。

可怜的姑娘双手捧住肚子，失声痛哭。母亲的锐利目光同女儿的碰在一起。

“爸爸走开，让我们单独待一会儿。”母亲说道。

① 十二世纪末十字军东侵期间于耶路撒冷建立的德意志天主教骑士的军事组织成员。

② 卢克雷蒂娅是古罗马一位贵妇，因受暴君塔奎尼乌斯（一说他儿子）的污辱而自杀。这一事件导致罗马共和制取代了王政时代（公元前510年）。而雨果同名剧中的女主人公卢克雷蒂娅·波尔吉亚，则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1431—1503）的女儿。至于格拉古兄弟，兄提比略（公元前162—前133）、弟盖约（公元前153—前121），他俩曾先后任罗马保民官。格拉古兄弟的母亲与两个卢克雷蒂娅毫无关系，小学教员把这三个历史人物搞混了。

常有这种情况：先是不动声色，产生种种怀疑，最后突然真相大白，事情爆发了。这个丫头真犟，只是一个劲地哭天抹泪，恳求也好，威胁也罢，甚至动拳头，也逼不出她一句话。在这种危急时刻，目光再短浅的女人，也能又清醒又冷静，这无疑全赖卓越的本能。男人犯难，女人就默不作声。女人深知，只要引起好奇心，就能使人消气。

过了一周，马洛蒂边抽烟斗，边对他老婆说：

“明天我到侯爵家去。我心中有数，事情全猜到了。”

“到侯爵家去？”他老婆惊诧道……“安托万，你一点把握也没有，性情又傲慢，非吃亏不可。准得挨人一顿嘲笑。”

“走着瞧吧。”丈夫答道，“十点了，你睡吧。”

不料，次日到了可怕对手的前厅，坐在皮沙发里，马洛蒂就一下子衡量出自己有多么冒失。他气也消了，心中暗道：“可能我太过分了……”

的确，他像许多农民那样，仗着狡猾，不讲自爱，满以为能对付这件事。他心中的情绪第一次提高声音，讲一种陌生的语言。

雅克·德·卡迪尼昂眼下四十有五，个头儿不高，因年岁关系，已开始发福。他一年四季总穿一套棕色丝绒衣裳，愈发显得体态臃肿。别看这副尊容，他却身手不凡，善于摆出一副粗豪有礼的凛然样子，颇能讨人喜欢。不过，他跟许多生活淫荡、时刻假想或确实同女人鬼混的人一样，不管如何装做豪爽、刚愎，甚至装做有点粗鲁，可是一开口就露了馅。他的声音极有韵味，极为细腻，具有宠儿的音色，显得急切而柔和，叫人难以琢磨。他的眼睛像他爱尔兰籍的母亲，呈浅蓝色，闪着寒光，清澈见底。

“晚上好，马洛蒂，请坐。”侯爵说道。

马洛蒂的确刚刚站了起来。奇怪，他事先准备好的一段话，此刻一句也想不起来了，开头讲话犹如梦呓，只得怒火把他从木讷状态中解脱。

“侯爵先生，”他说道，“是关于我们女儿的事。”

“哦！……”对方一声诧异。

“男子汉大丈夫，我来跟您面对面谈一谈。发现这事五天以来，我一直考虑，权衡利弊。事情只有说开，才能握手言和。在走得更远之前，最好同您见见面。总归不是野蛮人嘛！”

“走到哪儿去？……”侯爵问道。

接着，他又以同样口吻，平静地说：

“我这不是耍弄您，马洛蒂。可是，真见鬼！您这是跟我打哑谜呀！你我二人，都老大不小了，何必围着葫芦打转转，耍花腔。您要我替您说破吗？好吧，女儿怀了孕，您想给外孙子找个爸爸……说得对吗？”

“孩子是您的！”啤酒酿造者赶紧嚷道。